

刘和民

主编

沙女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四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四

沙 女

日本中篇小说选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合肥

责任编辑：于洪俊

封面设计：蒋万景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四

沙 女

刘和民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25 字数：520,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21,000

统一书号：10378·56 定价：3.00元

出版说明

日本的当代文学发展十分迅速，涌现出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尤其小说作品，更为丰富。本套丛书，以选编其中各种流派优秀作品为主旨，分五卷出版。第一卷《夕雾楼》，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蹉跎情》，长篇小说选；第四卷《沙女》，中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电影、话剧、诗歌选。每卷约45至50万字，选入作品大部为国内首次翻译出版。

本套丛书虽篇幅较巨，但仍难概括日本当代文学之全貌。我们仅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欣赏日本当代文学的窗口，为专业工作者提供一份研究材料，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尽一点绵薄之力。

颂歌、命案、墙壁

(代序)

陈 岩

人们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得到十分形象而深刻的东西，可以细腻地感受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习尚、风俗、思想、感情、甚至灵魂。这就是文学佳作易于流传、不胫自走的一个原因。这当中，小说作品尤其得到人们的钟爱。因为小说总是截取社会生活的精彩剖面，让人读之如消遣，得到又甚多。比如，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就如一朵令人赏心悦目的花朵，而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则是浓缩一个社会的缩影，可以勾勒一个时代的风貌。

以往，我国对日本的文学，特别是对日本的当代中长篇小说介绍得不多，对日本中长篇小说各个流派及其特色研究得也很少。在这卷书里，编者向读者介绍了三部日本中长篇小说。如果读者从中可以体味到日本当代中长篇小说的一些特色，并且由此增进了对日本社会的了解，那么，作为本卷书的译者之一将会感到非常欣慰。

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当时，日本举国上下效法西方，大兴“文明开化”之风。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纷纷传进日本，一时间其势汹涌，犹如大潮澎湃。

《芙蓉人》中的主人公千代子和她的丈夫野中到，正是生在日本大地遍布改革浪潮之时，成长于日本近代化方兴未艾之中。

在时代的洪流中，日本当时涌现出了一批锐意奋进的进击型青年。他们尽管创业艰辛，筚路蓝缕，但却百折不回、气度恢宏，野中到就是这样的人物。

为了证明“高层气象观测未必尽为欧美专有”、为了“弘扬国威”、为了闯进科学的未知世界、造福人民，不到二十岁的野中到便立下了靠自己的力量在富士山建立气象观测所的宏誓大愿，并为此毅然中止了大学预科的学业。富士山高3776米，是日本第一高峰，当时被认为是只有神仙才能在冬季逗留的“瑞雪灵峰”。在冰雪的巅峰上建房造屋进行冬季气象观测谈何容易。但野中到经过十年辛苦准备，通过无数次实地勘察，终于于1895年在富士山顶剑峰自费建成了日本第一个气象观测所，并坚持了八十多天的冬季气象观测。当时，这一前无古人的壮举轰动了日本列岛，使得全体国民心情鼎沸，不仅在日本气象科学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也为日本民族史增加了一章“争气篇”。

《芙蓉人》的作者着意刻划的第一主人公并不是野中到，而是野中到的夫人千代子。千代子出身于旧藩时代的士族家庭，从小耳濡目染的是“忍耐是唯一的女人之道”等封建道德教育。但这位士族家的小姐、后来又是士族家的媳妇，却是一个“解放型”的新女性。她视封建道德世俗观念如羁绊，甘愿蒙受“于父母不孝，对子女不慈”的背叛妇道罪名，冲破层层单身的罗网，随夫上山。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克服了人间难以想象的困难，顶起了野中观测所的“半边天”。在千代子的身上，凝聚着妇女自尊自强的可贵品格，这个貌美如芙蓉、志坚如山岩、心清如白雪的感人艺术形象，立在了人们的心头。

《芙蓉人》的作者新田次郎长期在日本气象厅供职，有着较长时间的富士山生活经验。长期的生活积累是他获得这部作品成功的先决条件。他写富士山象富士山，写富士雪象富士雪，写富士雾象富士雾。至于写气象观测，哪怕是细微末节，也象电子计算机控制一样，准确无误。其中的艺术手法和语言功力都足以令人

叹服。在《芙蓉人》中，作家没有刻意制造跌宕的情节，没有给人物以闪光的豪言，也没有大段的人物心理描写，而是把人物放在时代的交汇点和特定的环境中去，用平凡、现实的生活画面去烘托人物的意念和境界，因而使人物颇为亲切、真实、有立体感。作家语言朴素无华，笔调清新流畅，平淡中见真奇的白描中现光彩。小说起首千代子伫立道灌山远眺富士、小说中间千代子与女儿园子以水代酒生离死别、小说后部千代子斥责丈夫不该说出“死”字的场面，都写得笔酣墨饱，细腻传神，读来为之牵心，给人留下非常鲜明的印象。

新田次郎是一位严肃的作家，《芙蓉人》虽然写的是日本近代历史中的一件事，但他与某些因把握不住现实重大题材而以写历史小说为自娱的作家迥然不同，而是取材于历史事件，对历史人物进行再创作，然后再奉献给读者。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空前繁荣”。但是，日本垄断资本深感自己基础薄弱，经常处于危机阴影笼罩之下，因而希求继续前进，要变日本为“世界的加工厂”，使“二十一世纪为日本的世纪”。日本社会的这种思想动向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芙蓉人》的作者想以他的理想人物鼓舞日本民族继续发扬创业和开拓精神，在经济上赶超欧美，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写下了这首宣传“励精图治”的“颂歌”。这首歌确实唱得很美，但对日本的社会危机究竟能有多大补益，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繁华的日本社会除了有经济方面的危机，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危机，即思想、意识方面的危机，在青少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本卷的另一部小说《案件》就刻划了这方面的问题。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社会同一个世纪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那时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落后的农业国地位，那么这时的日本则开始成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之一。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大批农民卖地弃农，成为工业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使得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上的畸形发展，带

来了人们思想意识方面新的危机。

《案件》最初题为《小草的故事》，连载于《朝日新闻晚报》上(1961~1962)，后由新潮社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先后印刷十六次，并被搬上电视屏幕。《案件》的主人公上田宏，是一个按法律规定尚未成年的青年，他少年在中学读书时，成绩优良、操行端正。后来到工厂后，工作肯干，与同事相处也好。可是，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渐渐地变了。他厌烦父亲纸醉金迷纵情酒色的生活，一心想过独立自由的日子。特别是有了情人良子之后，这种欲念更为强烈。他要与良子结婚，父亲强烈反对；他要与良子私奔，良子的姐姐又从中作梗。欲求不得的心理使他产生了“除掉干扰者”的邪念，最后导致了他杀死良子的姐姐初子，沦为杀人罪犯。对这样的杀人凶犯，本应严加惩处，但法庭审理的结果，却只判了二至四年不定期徒刑。作家以细致的笔触揭露貌似公允的法律界和形式上严正的法律的虚伪性，又怀着对上田宏深切的同情，深刻地剖析了上田犯罪的社会根源。读后不仅使人要问：谁是这一命案的主谋？谁是真正的凶手？法律界维护偏袒的是上田宏？还是别的什么？

《案件》的作者大冈升平是日本著名的“战后派作家”。所谓的“战后派作家”，是指在残酷的军国主义统治下断送了青春的作家。他们或因参加进步活动身陷图圉备尝法西斯分子的迫害；或被强征入伍，驱往侵略战场，违心地助纣为虐，精神和肉体都遭受了难以平复的创伤。这些经历，使他们愈加看清了军国主义的罪恶本质，产生了对侵略者的强烈愤怒。他们以犀利的笔锋去揭露嗜血成性凶残暴戾的军国主义分子，去描写哀鸿遍野赤地千里的战争惨象，去表现人们精神上的悲苦和创伤。他们提出的问题，一般都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表现出的感情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发出的呐喊多是人民群众的心声，因而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和欢迎。

大冈升平1944年被迫入伍，被驱往菲律宾战场，1945年初在

莱特岛被俘，后被遣返回国。他轰动文坛的长篇小说《俘虏记》和《野火》，就是基于这种经历和体验写成的。《俘虏记》细腻地描写了日本投降前夕，一个身处绝境的士兵面临死亡威胁的绝望心理状态。《野火》则着意刻划了日本侵略军在菲律宾战场上陷入弹尽粮绝时自相残杀、吞噬人肉的情景。日本评论家称大冈的作品“使以前的战争记述升华到正式的战争文学”，“是战争文学的代表作”。战后文学，风行于四十年代末期，1955年后开始衰落。随着历史潮流的涌动，作家又把目光射向日本现代社会，不断从高速运转的社会节奏中捕捉题材，象高明的医生那样，从貌似健康的社会肌体中去发现深入骨髓的毒瘤。

《案件》中命案的审理，公正也好、偏颇也好，总是了结了。但了结的只是一件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命案，而个人与社会间的“命案”却不会因此了结。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种“命案”官司就会继续打下去。

文学艺术的多样化，是文学艺术本身发展的特性，既可满足各种读者的精神需要，也可表现各类作家的创作风格。在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沙女》便与前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迥然不同。《沙女》明显带有超现实主义的特点。对于西方现代派的作品，评论界很有一些争议。但不管存在着怎样的分歧，我们都必需承认，它们同任何文学作品一样，都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这类作品可能不象现实主义作品那样去反映现实，它可能是现实的一种曲折反映，或者是一种折射，但终究还是一种反映，读者仍可以从中看到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

《沙女》是安部公房的代表作，1962年出版并获奖。有的日本文学评论家说：“《沙女》在安部公房的全部作品中是最具特色、艺术手法发挥得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佳作。”作品写一名平庸无奇的中学教员对枯燥单调的生活感到厌倦，他成名无望，又想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便独出心裁地采集昆虫，想借用

“昆虫的躯壳”使自己名传后世。在他去沙丘寻觅新种昆虫时，被人骗进了另一个世界——沙坑。他欲逃不成，惊恐、愤怒、不安、焦躁、痛苦……。可是他在和寡居沙坑中的女人相处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沙坑中的生活，并对自己原有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产生了怀疑。后来，他偶然制成了造水装置，而“他在从沙中提取出水的同时，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和较之现代社会更符合人类本性的新的人生。后来，尽管他得以走出沙坑，但是当他在坑外发现造水装置的一根木杆挪位时，又立即匆匆返回坑底修理。这时，对于他来说，要紧的已不是逃脱，而是把自己的发明向人们和盘托出。作品中的另一主人公沙女，是一个乐天知命、顺从温柔的女人，在饱尝人间的辛酸之后，她远遁弱肉强食的社会圈子之外，在沙坑里过着原始人穴居般的生活。她与世无争，能得到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感到满足。男人几次劝她离开沙坑，她却以种种借口不愿离去。这其中固然有“故土”难离的人之常情，但对于现代社会的恐惧和戒心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她自己就说：“并非是所有的人到了外面都能马上过上好日子的。”安部公房以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或者以无为有，以虚为实；或者以人为物，以物为人，采用隐喻、暗喻、讽喻的手法，淋漓尽致地勾画出了现代日本扭曲变形的社会面貌，无情地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的关系。在他的笔下，既有社会的光怪陆离、云涌波转；也有人物的乖张、孤僻和人生的前途莫测，不可逆料。作家笔下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在高速运转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挣扎、奔波、机器般地劳动，已经异化，或变成非人了。

安部公房的青年时期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争带来的混乱与恐怖使他感到人生莫测、虚幻无常，头脑中的超现实主义思想逐渐形成。在现代日本文坛，他独辟蹊径，自成一派，成为日本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1951年，他曾写出获奖小说《墙壁》。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模仿奥地利作家、现代派文学创始人卡夫卡的笔

法，写了一个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名字的主人公。他的办公室里有另一个他——名片上的他坐在那里。他心中充满空虚、烦恼，想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结果又被莫名其妙地送上法庭。辗转逃脱之后，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在他的周围，理应生存着的有机物却一片死寂，而无生命的无机物却在活着。他无所适从，最后变成旷野中一堵自己无法逾越的墙。安部描写非现实，却努力把非现实当作现实去写。对于超现实的题材，他都是凭借自己最真切的主观生活感受去创作的。他笔法别致，表现细腻，读后使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他还往往在作品中穿插进大段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跳跃式地把情节与人物内心活动交织在一起，多角度地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记录他们瞬间的直觉或梦幻。这样的段落大都游离于小说基本情节之外，造成一种扑朔迷离之感，甚至令人不可思议。作家是想以此表现陷入荒诞迷惘生存条件的个人对周围世界荒诞迷惘性的感受。

安部公房作品的基调低沉，反映出一种欲望得不到满足、理想无法实现的幻灭情绪。人们虽然想象孙悟空那样跳出如来佛的掌心，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巨大的魔掌中，却只能徒劳地翻着筋斗，无法冲出围困着他们的“墙壁”。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其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都是广阔的、多种多样的，而不是狭隘的、单一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有着极其复杂的表现。本书三部作品中所提出的场景，将会使您形象地感受到这一点。

目 录

颂歌、命案、墙壁(代序).....	陈 岩
沙 女.....	安部公房著 (1) 于 振 领译
芙蓉人.....	新田次郎著 (138) 陈 岩 译
案 件.....	大冈升平著 (285) 大 迟 军译

沙 女

安部公房著

于 振 领译

【译者按】安部公房，小说家，剧作家。一九二四年生，一九四八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同年二月发表处女作《新的人生起端》。自此弃医从文，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同时加入了《近代文学》以及由现代派作家组成的“夜之会”，并逐渐摆脱存在主义倾向，醉心于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一九五一年发表了获奖小说《墙——S 卡尔玛氏的犯罪》。在此书中，他模仿卡夫卡的笔法，以非现实的世界为题材，讽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生的虚幻和命运的多舛。由于作品情节离奇，手法独特，构思新颖，震动了当时的文坛。

《沙女》是安部公房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虚构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更能体现安部公房独树一帜不同凡响的创作手法。他经常描写的题材，是人生的孤寂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以及在不可思议的强大自然力面前，人的渺小无力和束手无策。

《沙女》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搬上银幕，在许多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安部的其他代表作还有：小说《红蚕茧》、《旁人的脸》，剧作《幽灵在此》、《朋友》，等等。

若无惩罚，便无逃避之乐。

八月的一天，一个男人失踪了。他是在假期去海边时失踪的，乘火车到那里要半天时间。尽管报上登出了寻人启事，向警察局也发出了搜索请求，但依然音讯杳然。

其实，一个人失踪并非什么新鲜事。据说警察局每年都能接到几百份失踪报告，被找到的寥寥无几。假如是杀人案或者是意外事故，大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即便是被人绑架了，通常也会从有关连的人那里找到一点线索。若不属于上述情况，恐怕就很难找到端倪。如果把这叫作无故出走，那么许多失踪者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

这个男人同样没有留下一点踪迹。虽然人们大致知道他的去向，但从那边一直没有传来发现无名尸体的报告。从职业性质来看，他不会因为参与某一秘密事件而遭人绑架，平日里他也从未露出要出走的迹象。

于是，人们在开始时都揣测是由于男女之间的隐情。尽管他妻子坚持说他旅行的目的是去采集昆虫标本，然而有关的官员和同事们都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牵强附会。本来嘛，以杀虫瓶和捕虫网这类东西作私奔的伪装品，很有点做作。不过，S车站的工作人员作证说，确曾有过一个身上打十字花、斜背着绘画盒一样的木箱和水壶、看上去仿佛登山队员模样的男人在他们的车站下了车。依据车站人员的证词，可以证明他确实是独身一人，没有同行者。这样，男女隐情的推测便因根据不足，无法成立。

也有人猜测是厌世自杀。提出这种看法的，是他一位醉心于精神分析法的同事。他认为，一个人成年以后仍然对毫无裨益的采集昆虫标本感兴趣，这本身就足以证明该人精神上有缺陷。在儿童中，对采集昆虫标本具有特殊嗜好的多半是带有恋母情结*

* 恋母情结：弗洛伊德理论之一，亦可译为“俄狄浦斯情结”。

——由于本身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一个劲儿地往不会再逃走的死昆虫身上钉标本针，以此作为补偿。到了成年如果仍不改变，这正说明他已病入膏肓了。因此并非偶然，昆虫采集者大多是些强烈占有欲者、极端排他主义者、偷盗成性者和同性恋者。而這些与厌世自杀只相隔咫尺。据说现在有些采集迷对杀虫瓶里的氰酸钾颇感兴趣。至于说到采集标本，那则是另一回事了。他们陷得太深，无法自拔……。现在看来，他从来没有对别人透露过自己的嗜好，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嗜好怀有一种自惭的心理。

不过，这些鞭辟入里的推论，由于没有发现尸体而无法得到证实。

就这样，整整七年过去了，仍没有弄清真相。根据《民法》第三十条，最后结论为死亡。

2

某年八月里的一个下午，有一个男人头戴一顶灯芯绒帽，裤脚掖在袜筒里，背带交叉在胸前，背着木箱和水壶，浑身一副登山者的打扮，在S车站下了车。

不过这一带的山可没有值得一登的。因此在检票口检票的车站人员诧异地打量着他。他毫不理会，径直走向停在车站前的公共汽车，坐在最里边的座位上。这辆汽车是开往与山相反的方向的。

他一直乘到终点才下了车。四周是一片起伏不平的坡地，有一些狭小的洼地被圈成一块块水田，稍高一些的柿子树林象海岛似的浮在其间。他穿过村庄，朝着远处泛白的海边方向不停地往前走。

终于没有了人家，他走进了一片稀疏的松林，不知不觉之间脚下已变成一片细细的沙地，直往鞋里灌沙子。沙地上遍布着沙

窝，沙窝的边沿长着干枯的杂草，在沙窝中投下阴影。沙地里有一块几乎辨认不出的贫瘠的、只有草垫子大小的茄子地。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大概快到海边了吧？

他第一次停下了脚步，朝周围巡视了一下，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然后慢慢地打开箱子，从箱盖上取出一小捆木竿，把它们接在一起便做成了一只捕虫网。接着，他又走了起来。一边走，一边用网杆拨动草窠。沙地里弥漫着一股海潮的气息。

走出了好远，还没有看到海。也许是由于地势起伏太大挡住了视线的缘故吧，展现在眼前的景色千篇一律，漫无边际地向远方延伸着。突然，眼界变得开阔起来，前面出现一个小小的村落。这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小村庄，村中有一个火警瞭望台，它的周围挤满了木板房，屋顶都压着石块。其中有几间铺着黑瓦，也有一间铺着涂成红色的铁皮。铁皮顶房子座落在村里唯一的十字路口上，好像是渔业工会的聚会处。

对面大概便是要去的海边和沙丘地带吧？村子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地面上到处是白色干燥的沙地，只偶尔在有的地方露出一点泥土。尽管这样，这里还是被开垦成许多花生地和红薯地。弥漫着海潮气息的空气中，混杂着家畜的气味。沙子和粘土掺和在一起的路面硬得象水泥地，路旁是一堆堆白花花的碎贝壳。

当他走过这条路时，那些在渔业工会门前空地上玩耍的孩子们，那些在倾斜的屋檐下弓着腰织网的老人们和懒散地聚在唯一一家杂货铺门前、蓬头垢面的妇女们，都停下手中的活计，打住话头，疑惑地注视着他。对此，他并不介意，他关心的只是沙子和昆虫。

不仅村庄的大小出乎他的意料，不知为什么，就连路也开始向高处伸去。如果是往海边方向走的话，路应该是越走越低。该不是看错地图了吧？有几个姑娘恰巧从他的身旁经过，向她们打听一下吧。谁知他刚一张口，姑娘们慌忙移开视线，装作没听见的样子走了过去。真没办法，管它呢，就这样继续往前走吧。根

据沙子的颜色、鱼网、贝壳堆等来判断，这里离海肯定不会太远。现在还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预感到危险。

路的坡度越来越大，脚下完全变成了纯净的沙地。

令人奇怪的是这里的房子并不随着道路的升高而升高。整个村庄一直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不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交界处却和道路一样在升高。因此，虽然一眼望去整个村庄呈一个坡形，但实际上房屋却依然处在同一水平面上。越往前走，这种景象越明显，眼前的房屋看上去仿佛都建在从沙坡上挖出的沙坑里。有的沙坡甚至高出房脊，房屋沉到了深深的沙坑之中。

沙坡突然变得陡峭起来。这一带，从房脊到路面的深度至少有三十米。住在这种地方怎样生活？他感到奇怪，便想往里窥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沿着坑边向一个沙坑靠了过去，正当这时，猛然刮起一股狂风，呛得他喘不过气来。阵风过后，视野顿时开阔起来。沙丘下面，浑浊的海水泛着泡沫舔舐着海岸。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临海的沙丘迎着季风耸立着，隆起的陡坡上，叶片薄薄的禾本科植物在稍微平坦些的地方簇生着。他转身向村子望去，发现越靠近沙丘顶部的沙坑越深。这些大沙坑有好几排，都朝向村中心，整个景象很象一个凋敝的蜂窝。村子座落在沙丘里，不，也可以说是沙丘座落在村庄里。总而言之，这里的景象令人焦躁、惶惑。

不过，既然已经来到了目的地，他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摘下水壶，喝了一口水，然后迎着风痛痛快快地吸了一大口气。风似乎是透明的，吸在嘴里却留下许多沙子。

.....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采集栖息在沙地中的昆虫。

虽说沙地里的昆虫躯体小，土里土气的，但作为一个真正的采集迷，根本没必要去留心什么蜻蜓和蝴蝶之类。采集迷们既不会把自己的标本箱装扮得漂漂亮亮，也不会去关心分类学，更不会